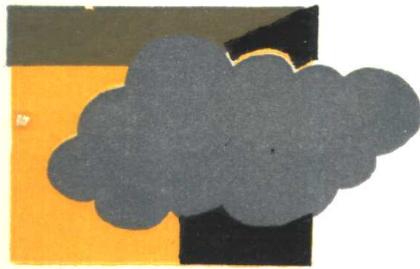


世界冠军 DE 沉默



SHIJIEGUANJUNDE 马役军
CHENMO





2 029 8613 5

R

世界冠军的沉默

SHIJIEGUANJUNDECHENMO

《记者·文化·时代》丛书

马役军

特约编辑：张 飚

封面设计：吴 勇

《记者·文化·时代》丛书

世界冠军的沉默

SHIJIE GUANJUN DE CHENMO

马 役 爰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發行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166號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875印张 199,000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定价：5.35元

ISBN7-108-00256-6/G·29

《记者·文化·时代》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编：张 飘

副主编：洪天国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立诚 尹韵公 卞毓芳

叶 鹏 刘大平 朱竟若

李树喜 吴绪彬 何志云

少 青 张建伟 张 飘

钱 钢 洪天国 祝华新

韩幸琴 雷收麦

执行编委：朱竟若 张 飘

目 录

上 编

世界冠军的沉默.....	3
人的遗憾与骄傲.....	39
冲刺，竞走者.....	49
痛苦的年代.....	64

中 编

向现代人过渡.....	149
300000临时工在深圳.....	160
历史变革中的沉思.....	177
倾斜的“金字塔”.....	187
消沉、矛盾的国民心态思索.....	208
权力与思考.....	213
社会长镜头.....	221

下 编

镶玻璃的小伙子.....	245
福强玻璃店的新主人.....	261
理论界的“新生代”.....	266

党支书与信仰“天主”的厂长.....	280
异想天开.....	287
土地的“叛逆者”.....	294
后记.....	309

上　　輯



世界冠军的沉默

沉默，超乎异常的沉默

三十九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曾使对乒乓球运动已经淡漠的中国人掀起一个“热点”。因为，这一次世界乒赛的决赛阶段，再不是中国队员包揽前四名、中国队内部打“表演”的比赛了，每一个中国队员面前都是一名变幻莫测、球艺精湛的外国运动员。于是，渴望刺激，渴望戏剧性，渴望人与人真正拼杀的人的本性，又激起中国亿万观众对乒乓球的热情。在那一段时间里，亿万双眼睛盯住了主办三十九届世乒赛的东道国印度，和它的首都新德里的英迪拉·甘地体育馆。

女子单打决赛爆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曾两次败在南朝鲜优秀女选手梁英子手下的中国队员何智丽，以3:0击碎了这个夺魁呼声最高的南朝鲜姑娘的世界冠军梦，使她不得不又站在亚军的领奖台上——那是她在三十八届世乒赛的位置。

嘹亮的中国国歌以不容辩驳的气势，震响在英迪拉·甘地体育馆。一百多个国家、地区的运动员和场内万余名观众起立，向五星红旗致注目礼。

尽管这场景不如中国女排首次在世界排坛夺冠那么令人振奋，但它也足以激起围在电视机前面的炎黄子孙们的热情了，人们注视着领奖台上捧着鲜花和奖杯的那位清秀的上海

姑娘何智丽。

印度报纸在何智丽高举鲜花的大幅照片下，撰文评论她的球技和风格，她成了人们瞩目的“新闻人物”。当中国乒乓球队从新德里回国途经香港作短暂停留时，她依然是舆论的一个中心，是人们所称道的“世界冠军”。而当她和队友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到北京后，她却象“遁”去一样，人们再也了解到她的踪迹了。舆论对世界冠军从来是优礼有加，连篇累牍地从各个角度赞颂，然而对世界冠军何智丽却保持起沉默。这有悖常情、异乎常理的现象，令人惶惑，不禁要生发出这是为什么的疑问。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蓝色与黑色的碰撞

1986年3月1日，印度时间晚8时10分。

蓝色，一片儿海蓝色，从决赛场外向场内飘去……那是何智丽穿着一件海蓝色的运动衣，拿着红色的球拍向场内走去。

这一片儿蓝色，使熟悉中国队员的外国乒乓球队教练和队员感到惊奇。红色，是中国队的一个象征。几乎每场重大的国际比赛，中国队出场队员都要穿红色运动服，戴着红黄相间的国徽，怎么今天却飘来一片儿蓝色？

何智丽的对手梁英子也显得有些意外。

南朝鲜队朝思暮想要击败中国队，以取代中国的“世界

乒乓霸主”地位。他们长期以来把穿红色运动服的中国队员，当作假想敌来训练。所以，他们在比赛中一看见穿红衣服的对手，习惯地引起条件反射，立即就可以刺激大脑的“兴奋灶”，进入拼杀的最佳兴奋状态。

然而，今天梁英子面对球台对面的蓝色，觉得陌生、不习惯、甚至有些心烦意乱。

梁英子仍然穿着那件曾使她获得过殊荣的黑色运动服。黑色，显得凝重，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也许，南朝鲜人是想成为三十九届世乒赛上突然闯出的一匹“黑马”吧。

第三十九届世乒赛的始终，中国队员上场比赛都穿红色，何智丽是唯一的蓝色。

她的蓝色象征着什么？象征着与众不同的个性，还是象征着对胜利的渴望？

何智丽喜欢蓝色，蓝的天，蓝的海，蓝的梦，就连音乐，她也喜欢“蓝色的多瑙河”，“蓝色狂想曲”，“蓝色的探戈”。她是一个内向型性格的姑娘。平时沉静，少言寡语，也不怎么随和，就象那蓝色，总是与其它色调不相融合。

然而，她是在一片红色的氛围中长大的。文化大革命，曾给人们留下“红海洋”的记忆，红宝书、红袖章、红色造反派，红思想、红灵魂、红彤彤的一切。红色，铺天盖地而来，把你淹没，把你同化了……

上午，女子单打半决赛，何智丽战胜了队友管建华取得决赛权。决赛！决赛！同南朝鲜梁英子决赛，她的脑海被这个信息灌满。她早就盼着有这么个机会，与梁英子一拼高下。

然而，这个时刻就要来到了，何智丽反倒产生了一股莫名的焦虑、茫然、躁动不安的情绪。

她努力平息自己的这种反常情绪。吃过午饭，就回到自己住的房间，躺在松软的席梦思床上，强迫自己休息，为晚间的拼搏养精蓄锐。

可她却难以入睡，就象打了清醒剂，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处在一种渴望立刻就拼杀、立刻就分出胜负的亢奋状态之中，眼皮稍一合拢，就象触了电似的又睁开了。

对面墙上贴着浅黄色的壁纸，冷调子，使人感觉很舒适。那盏奇形怪状的壁灯，象倒挂的铜葫芦，古色古香的，与这席梦思、音响、电冰箱等现代化设备形成风格的对比。

心理反应，睡不着。她翻了个身，用手臂压住额头。她听别人说，数数能让人入睡，便默默地数起来：一、二、三、四、五、六……

她似乎又回到了英迪拉·甘地体育馆，那空中悬挂着一百多个国家的国旗的比赛大厅。世乒赛开幕式入场时，何智丽一眼就从令人眼花缭乱的各色国旗中，看见了中国的五星红旗。她当时心里一阵冲动……哦，我能让五星红旗在这一片五颜六色中升起吗？它能飘扬在标志着世界冠军的高高旗杆上吗？

翻腾的思绪，使她索性踢开毛巾被，腾地一下从床上翻起来。呦！她觉得脚腕子又闪了一下。一个星期前，她在大使馆练球时，不小心崴了脚。

她轻轻地活动着，在地毯上向上跳了跳，感觉还好。

她趿拉着拖鞋走进盥洗室，脱去衣服，站在淋浴的喷头

下面，打开了控制开关。温热的水一下子喷出来，象急急的雨丝，轻淋着她黑黑的短发和白皙的双肩，她感到一阵舒心的惬意。水雾给旁边的大镜子，蒙上了一层细小的水珠。那水珠朦朦胧胧，变幻莫测地映着她修长的身影……

洗完澡，她拿起红色的运动衣。刚要穿，脑海里倏然闪过一个场面——汉城亚运会的那所大学体育馆里，她就是穿着那件红色的运动衣，败在梁英子手下，屈居在亚军的领奖台上。红色，这不吉利的色彩。

想到这里，她毫不犹豫地抛下那件红色的运动衣，捡起一件海蓝色运动衣。让我来试试蓝色的运气吧，她在心底里自言自语……

英迪拉·甘地体育馆。女子单打决赛就要开始了。

南朝鲜女队的那个矮个子教练，在帮助梁英子挑球。乒乓球软硬不一样，有人喜欢打软，有人喜欢打硬。即使都是新球，圆度也不一样。这次世乒赛，采用的是日本产的“蓝星”牌乒乓球。这种球，在国际上公认为一流。但南朝鲜女队教练仍然不满足，整整倒出来两盒球才挑出一个。他把这个球在乒乓球台上使劲转了转，然后对着灯光高高举起，看看透明度。看他脸上的神情，仿佛他们已经把女子单打世界冠军的胜利抓在手里了……

今天晚间是三十九届世乒赛的最后决赛，包括男子双打、女子双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四个项目。

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比赛。中国队员将与南朝鲜、瑞典、南斯拉夫的选手争夺这四个项目的金杯。

中央电视台将通过卫星，转播这场比赛实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体育评论员，将向中国大陆、台湾的听众现场直播比赛详况。

比赛场地对面的观众席上，坐着上万名观众。由于闭幕式和发奖仪式将有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出席，英迪拉·甘地体育馆内外军警林立，戒备森严。

几位身穿军装的印度军人，四人一组，扯着参加决赛国家和地区的国旗，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到三根矗立的旗杆下。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把中国的五星红旗套在中间那根最高的旗杆升降绳上。

最先开赛的是女子双打，由中国的戴丽丽、李惠芬，迎战南朝鲜队的梁英子和玄静和。结果戴丽丽和李惠芬，没有抵住梁英子和玄静和的凌厉攻势，败在了南朝鲜姑娘的拍下。

中国国旗从升降绳上抽下来，换上了南朝鲜的旗帜。全场起立，奏南朝鲜国歌。

南朝鲜人显得多么荣耀啊！在世界乒坛上，他们的旗帜终于高高地升起了，升到了世界冠军的位置上。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南朝鲜大使馆今天几乎倾巢出动，几十人坐在观众席最醒目的一侧，手击响板，用朝语齐声喊着：“梁英子！梁英子！”此刻，他们望着印度军警庄严地升起他们的国旗，望着这么多国家的官员、运动员，向他们的旗帜致注目礼，激动不已，有的人竟痛哭不止。

这是一个极富有自尊和自信心的民族，非此，他们难以在世界夺冠。

女子双打发奖仪式结束了，然而他们的热情却丝毫没有

减退，他们在等待梁英子与中国的何智丽争夺女子单打世界冠军。他们渴望还能以这种方式，再一次把他们的旗帜升起来。

当时，何智丽坐在档板外中国队员休息的长凳上。她脸上几乎看不出什么表情，象一尊泥塑，托着下巴默默不语。

她的内心正翻搅着强度不下于九级的风浪。女子双打决赛时，她的手心攥出了汗水。梁英子、玄静和夺取了女子双打世界冠军，斗志正旺。我能抵御住她乘胜而来的攻击吗？如果输了这场球，那么等待我的决不仅仅是输了一场球的结果。

二十多名中国记者私下进行了串连，他们要为何智丽组织一个啦啦队。他们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给这位心理负荷很重的上海姑娘一些慰藉。她现在需要的不是同情，不是怜悯，她需要的是助威、是呐喊、是加油！

哦，好漫长的时间。何智丽与梁英子终于面对面地站到乒乓球台两端了。梁英子放下手中的乒乓球拍，擦了擦手里的汗水，轻轻舒了口气；何智丽握着横板，在原地小跑几步，又向上跳了跳……不知是由于紧张，还是由于对这一刻等待的时间太久的缘故，还没等裁判员正式发令开球，何智丽便抢先发出了第一个球。那位澳大利亚女裁判把手一挥：不算，重发。

何智丽又把球往地板上拍了拍，稳了稳神，发了一个侧下旋球。梁英子一侧身，轻轻撩起这个球。何智丽推了过去，梁英子正手变线，打何的反手，何智丽反手推球出界……

第一局比赛，何智丽与梁英子两个人打得都很拘谨，两个人心理上的重负一样沉重。梁英子脸上虽依然是那种恬静的微笑，可她的心里是不平静的。上一届世乒赛，她也经历了这个场面，输给了中国队员，当中国国歌奏响的时候，她发誓要在三十九届世乒赛上打败可能阻止她登上冠军领奖台的任何一个女人。她能没有心灵上的重负吗？这毕竟是在拼搏、实现她作了四年——一千四百多天的世界冠军之梦呵！何智丽呢，她心理重负的结构比梁英子更为复杂，更为沉重，这种重负，不仅有历史的原因，更有现实给她加重的砝码……

“何智丽，放开打！”“何智丽，加油！”。记者啦啦队站在近处为她鼓劲。中国大使馆的几十名工作人员，坐在远处的观众席上，摇着五星红旗为她加油。

南朝鲜啦啦队似乎在与中国啦啦队竞争，他们统一指挥，一齐把手中的响板拍得山响。

“梁英子，胜利！”“胜利，梁英子！”胜利，这是南朝鲜人对梁英子的唯一希望。而当时在印度，无论是新闻舆论界，还是各国教练，包括所有南朝鲜人都认为，本届世乒赛女子单打冠军非梁英子莫属。

11：13，何智丽的比分仍在落后……

这几年，何智丽在乒坛上的一切悲欢，似乎都与这个被人称为南朝鲜“乒乓魔女”的梁英子相联系。

别看这个右手直握球拍的南朝鲜姑娘脸上总是带着一股恬静的微笑，可她一旦上了球场，就成了一个极富有攻击力的“魔女”。这个南朝鲜女队的一号种子选手，也是目前世界

上最优秀的乒乓球女运动员之一。她有着乒乓球运动员的最佳心理素质。有一位外国体育评论家这样评论：“在赛场，从梁英子小姐的面部表情上，你是难以看出她输赢的。”

梁英子仿佛成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中国女队的一颗“克星”。近几年来，她既击败过我国横板选手耿丽娟，又战胜过直拍选手李惠芬；既赢过削球手童玲，又克过长胶怪球手黄俊群，其足智多谋，因人施计的临场发挥的本领，令人叹服。

何智丽第一次在球场上与梁英子交手，是在1984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上。

那时，正是何智丽“春风得意”的时代。这个在上海巨鹿路第一小学读书时就显露出乒乓球才华，1981年底从上海队调入国家队的乒坛新秀，在国内国际的乒坛上已显露身手，战绩不错。

她觉得一切都那么美好，随心所愿。尽管中国乒乓球队在世界大型乒乓球锦标赛中屡战不败的战绩，已使中国球迷失去了对乒乓球的热情，而转向输赢难卜、更富于悬念和戏剧性的排球、足球。但是，强烈的乒乓球瘾并没有使何智丽失去热情，她正在向乒乓峰巅冲击。“我要当世界冠军！”这种埋藏在内心的强烈渴望，使她欲与强手一拼高下。

1984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上的梁英子，似乎还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成熟。但她扎实的基础，优良的素质，使她进入前八名。而何智丽也正是在四分之一决赛时与梁英子相遇的。